

祭蛟峰先生文

何夢桂



天生哲人千載一期固有負經綸天下之志乃至鬱鬱於數
而不得以竟其所施當其鬱鬱而不達不惟人不得以致其
力雖大亦不能遠自古大聖大賢與夫一世之豪傑不得
志以死者何限而卒不得以揀夫時惟公聲名在天下功
業在方冊而其蓄大發宏淵深流溢識者方望其福澤之
被天下使匹夫匹婦之不餘遺至有不得以盡如其意者
時耶命耶吾不得而知十數年來每一進見但見其憂憂
或戚托腕而攢眉窮達仕止惟義惟命公豈以一身區區者
之私故其語及民事則為之太息而歔歔畏天命悲人窮

固聖賢之責而民之瘁痾疾痛公忍視之貌焉為手足之
痿痺然力不能扶則已何為自鞠自苦以至於斯又况世
之所謂孤臣者其慮患之深而操心之危麟折其足而真
搃拽杖泰山之類其志而君子此心固非衆人之所能識
而其事則亦知與不知者之所深悲民失所怙士失所師
九原不作其將誰歸嗚呼天地無窮事會無極愚以是悲
吾道之孤奇蓋棺事定公全歸而無愧固未知後死者之
何居百里絮酒一束生芻公鑒此心尚其來思

又

邵古香

想雲靈修之翕散兮瞻蓋壤之悠々悵鳳哀而麟蹈兮緇林
莽為荒丘判之死蹇無傳兮渺鄒垓其予愁木鐸磨磨而

收聲兮說鈴蜂起千五百載之寥寥兮微程朱其誰與儼
雙峽之撐空兮紫陽是似障梭象之狂瀾兮江漢湯々彼
翟聃之誕幻兮况得侍乎門墻偉勳名之照殺青兮羗吾
知其批糠忽天跳而地踣兮叫蒼梧其何許紀紫菜之甲
子兮歲母冉其云暮痛巔崖之辛苦兮獨抑鬱其誰語使
車甬不至薦為樓兮夫惟斯文之故吁嗟乎泰山之巖々兮
曠目具瞻虎豹倏而逝兮狐狸曷其書潛將生人之無祿
兮脊為愚黔將往聖之無神兮委鈞髮之綿延不然何奪
之冢鉅兮遙歸於天矧燕石之蒙縹藉兮青黃乎溝斷
兮從哭吾之私兮切獨悲此文獻繁焦勅以為羞兮橫流
之滯潑睇主樓之間窳兮吾將從夫南陽之阡

嗚呼大賢之生動靜太極執道而出如陽之闢時行物生
或飛雲擊捲道而入如陰之翕玉溫珠沉聲投影息故其
進而道不為之孤退而道不為之屈嗚呼我公正學濂伊
爾精全盛元祐全人三代遺直雉麓西蹲龍峰東萃鬱
遂：瓊瑰毓德公生則宅龍峰之阿死則枕雉麓之窟是
三澤數百年之間氣鍾於公在大化中猶旦夕也雖然載
之有書而而不亡紀實有銘遠而彌光素車彭：白旂尖
之江流嗚咽山氣滄涼生窮薄真俎于道傍哲人已矣涕
其

者舊猶淪謝兮日益以稀嗟若先生兮蒼：而不慙遺文曰
夜隕兮星斗黯其無輝映雲慘淡兮空護滅山之遺書世
之有識兮舉聞計而悼惜矧文席之日親兮曷不攬涕而
嗟咨慨先生之立朝兮獻納曾不依違叱折姦邪於始萌
兮誠為國之著龜麾節煌：於外兮厥聞四馳士詠歸於
霄風兮點胥駟卒震懾乎靈威蒼生顛：其霖雨兮倏降
谷之改移數有不可必兮不得以盡其才之所欲為謂科
目不足榮兮陋鼎重於千載謂富貴不足誇兮退然陋巷
簞瓢之癯儒謂正學當續兮由考亭上溯乎濂洛謂古必
有聖兮所以造就族黨之與比閭鐸聲一振兮救人心於
已死著書立言兮庶幾來世之永貽深衣幅巾兮可優游

以忘世不曠、以為潔考不混、而說隨嗚呼先生聲名
蓋世考功業未嘗厭施文章黼黻乎皇猷考問學卓為世
師心耿、其憂世考雖易箠而猶未已抱節以終其身考
而今而後得全以歸嗚呼人孰無死考先生之死夫何憾
而山頽木壞考實為斯文而痛悲
故侍請尚書方公墓誌銘

前資政殿學士文及翁撰

前進士及第何夢桂書并篆蓋

公諱逢長字君錫其先河南人遠祖紘官吳中避新室亂
因家于丹陽郡歙之東鄉今淳安縣是也孫儲漢和帝時
賢良方正對策第一仕至太常洛陽令黔侯忤竇憲棄官

去或見其皓鶴自隨呼為仙翁遠孫曰上貴府君唐僖昭
時隱德弗仕教授鄉里其徒號曰靜樂先生越十一世生
參謀公力學篤行記問該博鄉人尊敬之號耐軒先生子
三人公其長也公天稟卓絕自幼刻苦務學夜誦徹旦諸
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會歸于周程朱子之學其所為
文家傳人誦士林素以魁彥期之淳祐九年己酉鄉舉以
夢魁名預首選明年中省試第一等理宗臨軒策士以
公所答敷陳鯁亮擢為進士第一御筆改令名昭異渥也
公感激上恩方在期集所聞二豸冠忤宰相鄭清之相繼
去國善類搖動適遇雷變遂扣閣上書其略曰伏覩御筆
以雷發非時避殿裁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恠

之中外傳聞以廟堂為監謗之窅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若嗣未定大臣不能替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諍之貨臣聚歛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道大臣無以備之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聞大臣屢疏丐間而未可其請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乃所以為大臣甚天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奏上優容之初補承事郎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公蒞事勤恪提刑潘公以臬事決知其遠到深器之吳中有和靖書堂郡請公領學事初講太極將圖說分作五節發明濂洛蘊奧寶祐元年甲寅以秘書省正字召入時海州喪師淮閩以捷聞物論沸騰公和闈上書有曰伏觀御筆以海州之捷降詔獎

諭道路疑之得以謗 陛下以曲行賞矣海州之敗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徒以一去恐 朝廷直欲以敗為勝道路傳補莫不羞之今曲徇其請又詔獎諭豈 陛下不知而受其欺耶彼國忠之欺其君為固寵也天下國家之安危彼不恤也今富貴操柄 陛下自有而自欺欲何為耶為陛下謀者何不降詔以督勵之曰 朝廷好官爵汝為之天下大富貴汝享之今四郊多壘汝欲以敵遠君父將安之手此詔一下彼敢於言去臣不信也陽城有言脫以延齡為相臣必取白麻壞之學士院果降此詔則祖宗三百年涵養縉紳中豈無陽城乎臣甚為天下國家羞輒痛哭流涕請 陛下急收回御筆猶可解

萬世之議拊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暇恤則四隣笑我何以立國乎公此疏為制闢賈似道發也二年乙卯春除校書郎時上總攬權綱威福有竊弄者儲君尚幼公懷隱憂上疏有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觀蟬蟪之憾爾節之談、難度其心平勃之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郡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郎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貧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於狹小才以濟大貪者於陛下之近親有依憑焉於陛下之宮中有承受焉於陛下之左右有游譽焉專以伺陛下之好惡喜怒以媒其身陛下得之於左右之游揚者曰某人能也某人廉也然後出自

聖斷而用之或畀以麾或授以節曰吾自除吏也而不知西園之諧價固有從旁而竊威福者矣又曰京師國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命脉此天下所恃以為國者京有尹畿有清所以使培護根本愛養命脉也豈願其撥本根哉命脉以便吾之私哉適年之為是官者失其設官之本意不過為闡儒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偽莫詰非特取察隱匿莫稽親戚之地怕恐浸潤之易行嚴邃如天誰敢執拗以取禍仇士良之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間暇暇必觀書見儒生又納諫智深慮遠吾為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以財貨聲色蠶其心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違、及、為陛下經度前之燥稅未休後之

丹腹又起 陛下方以其小心辦事動適吾志而不知此正
仇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之不給帑庫亦立寧
如垂罄哉此之由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不知 陛
下何所趣辦何所倚仗乎是不不急也兩司之貧乎如將
救之願斷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刻削兩司不急應辦之窠
名悉停罷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掃除蠹穴
先自此始然後可以責兩司之培護根本愛養命脉以為
緩急之備也三年丙辰夏上疏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而
震天下亦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天下之勢固不可以激尤
不可以媮勢急矣吾又示之以急則失之激故不容不暇
以壓之此所謂暇豈真暇哉當為皇々之急不常為悠悠

之媮然後可以暴白於天下曰吾所以示不迫之暇者非
愚天下也不敢震天下也古之謀人國於江左有為之者
矣莫窘於淮淝而談笑於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於就
席此之謂不以急而震天下外示談笑內必有以神其指
授之畧而收轟雷破柱之功陽示從容陰必有以伐其鋒
後之謀而折其飄風恠雨之執此之謂不以暇而愚天下
夫安則曰安危則曰危迫則曰迫紆則曰紆何為翕張闔
闢哉世變日激天下之事不可以直遂故處急則必以暇
處暇則必以急不然吾能為晉人之急則天下之憂端未
艾也又曰天下者使吾有以自謀可也不可以隣國之存
亡為安危使吾有以自備可也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為喜

聞以隣之存亡為安危則病於依以敵之緩急為喜懼則病於制善為謀者不依於人善為備者不制於人苟不以我之未及謀未及備者為第一義而遽以彼之存者為安緩者為喜為一隣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臍可噬乎初不赫然一怒移其揣摩他人者而有謀自備乎進退伸縮無不由我固不必以隣國之存亡視敵國之緩急也時聞會導上以土木湖山工役大興公孫又云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之所築者金城鐵壁我之所築者土妖血山彼之所築者奪我之地為之我之所築者奪民之地為之又極言備邊之事以必爭之規度而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

規模而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猶有一綫河也今乃涉河而築浮光光乃吾戶內若其屯於斯耕於斯生聚教訓於斯則日夜出騎以撓我非東西俱不可耕矣鉅堅城閉壁而坐為禁制不得動矣為吾之計當勅諭淮閭盡力以爭浮光毋使彼得以久其耕而守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守彼反奪而巢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為吾之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之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而南可以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公此疏真救國之活劑也奈何不見所用以至於亡人邪天邪時內豎縱橫日以

茲熾御史洪天錫劾之不行而去公即移書宰相勉其行
申屠嘉之事又抗疏援膏上旨下二豎為喻曰臺臣劾二
豎欲為國家早去厲鬼非有膏上旨下之難也而陛下
不行其言豈陛下自愛其國反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
唐之季建置天子在閭閻學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
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實武爭之不勝并
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
帥移兵以屠之又曰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
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此曹
無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言極激
烈上不悅公遂稱疾求去是時丁大全以臺長用事欲鉤

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丞相董公槐勸公不必遠引
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董果罷斥四年丁巳除著作
左郎臺論以公不合擅出關寢新命訥齋程公元鳳拜相
首以公薦上曰姑與外庸未幾除知寧國府臺臣以交游
學舍論罷公自己乙卯棄官歸杜門卻掃潛心於易台之不
赴開慶元年己未大全罷逐相位無肯當者內地涵涵上
以海閩疆起履齋吳公潜踰月入相收召善類以著作郎
召明年權尚左郎官是時丁黨雖黜六賊尚存國博徐庚
金等相繼上書乞誅六賊以謝天下時上外迫邊警內蔽
六賊宣諭吳相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吳相榻前抗
疏其略有曰強敵入我堂與奸黨猶在衽席外庭紛紛蓋

為社稷 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
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傾搖恐天下後世
書之曰亡國自臣潛作相始上為之歛容隙由此開先是
鄂渚危急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 上以問
宰相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 上不從
徑以下流兵權併听似道節制時上與賈密往復外廷不
得預聞以宰相不知邊報為潛罪夜半片紙忽從中出吳
潛除賊與郡中外惴：謂必有後命公上疏略曰臣聞聖
人之好惡是非與天下為公不宜與天下立異好惡是非
者心也聖人之心本與人同豈有與天下異者然一人雖
至眇而九重至尊也萬鈞至重也天下雖至衆實則至微

也至賤也以至微至賤之好惡是非而反有時與聖人異
焉以常情觀之萬鈞之重九重之尊豈不能與之立異而
自為好惡是非以與天下角一勝哉而聖人則曰不敢拂
百姓以從己之欲明目達聰詢謀咨岳進善有旌敢諫有
鼓誹謗有木衢室有問總章有訪謀之卿士庶民謀之邦
君御事盤庚之懇惻多方多士之委曲凡一政一事之取
舍斷：焉不敢自決必需民之肯而後為之聖人豈畏天
下而徇之者蓋天下之所同好而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
非而我獨是之則為人上者其好惡亦難知矣大抵上易
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孤
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天下之畏已又曰窘急而

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
以作人任事之氣上問為誰公捧疏敷奏言辭懇惻又奏
臣疏不敢直指惟 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 上首肯
至再下殿納副縉紳六館莫不傳誦而榻前款密之言外
廷無聞知者嗚呼曲江公不留而天寶之亂起司馬公不
存而元祐之治衰正人君子之出處國家社稷之存亡繫
焉公此疏盖有見於此矣未幾似道入相臺臣希旨論公
罷職徐國博以書求招公開講於婺之書堂生徒從游者
數百人景定辛酉除知婺州林光世希權臣意以外臺劾
寢新命公遂即家荆塾以私洲其徒屢年而後成尋除知
嘉興府以論罷改知瑞州及考又以論罷去之日一郡如

從慈母以得元年乙丑

度宗登極以司封郎官名辭不

允 上在東宮久聞公名

一見甚喜將大用之除兼國史

編備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上疏乞舉行天聖

詔與之詔命朝臣為知縣重其事權當如胡安國之言專

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

為考課之法旨從所奏後沮不行尋除秘書少監再除起

為舍人三年丁卯信州軍亂以措置軍糧失宜錄事參軍

遺失凌辱亂卒白書持軍器一城洵懼上除公秘閣備撰

江表堤刑公開命就道及境或者來言城中近事勸公勿

入城偃旗寐鼓而過公付之一笑到城下即日單騎入州

天蒙一城肅然於是密戒能事者館于信州盡得亂卒姓

口之謂諸寨銳卒擄其渠魁及其餘黨悉置之法而叛卒
平之履嘉之詞曰仁宗朝有若韓琦進士第二人平日循
循之節真定督騎擬亂琦獨凝然不動舉士卒而殲焉謂
需之不知兵可乎爾以倫魁司臬會上饒有脫巾之變乃
遂之何奸謀卒草雉而禽獮之可謂儒效章矣公斷獄
之兩造在庭戒吏勿挾持雖田夫樵豎必引至案前曲
盡其情每事如此行之不倦故一路無兇民盜賊屏迹公
之少暇必至鄱江書堂與多上講書延見朋友問政問
以言乃公所建也公以教化為急務曰教化行則獄訟簡
矣後因養士招集生徒教人以進學下手奕後躬行上起
之人倫日用上起悉以朱子之學推廣之明年除江西漕

運副使有獻策於廟堂者請以銅錢一當十行之天下似
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議遂寢市糴荆漢公
糴米平糶賑濟飢民江西民苦和糴之害申朝省蠲免郡
縣又妖以左道惑衆隣境數州之民十百成群踵門徼福
者不絕積有年矣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治事之暇必至
漕二書院及府庠與士友講論明辯而篤行之漕
運池數畝公築屋其上扁曰君子堂取濂溪愛蓮
之語公所至以講學為急務士師其道吏畏其威民懷其
德三正己已郊禮成列爵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除權兵部
侍郎同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兼侍讀上日御經筵虛心問
道公每事落沃所以格君心者多矣上眷隆渥問公讀

書之徒之所奎畫昭回賜名不峽書院贊書曰近進士一
以文重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泐家塾以程朱之學淑其
廷既嘉嘉之七年辛未典貢舉竣事除文部侍郎丁母命
云國哀毀至服闋除左侍郎辭不就賈相國十六年
而公屏居十餘年德祐初元除公荆湖四川宣撫司參謀
官以父命辭遂顯侍湯劑絕意仕途尋除權戶部尚書改
遷部尚書皆不拜是年夏丁父憂公力疾負土營塋惟恐
不及未幾鄉寇不靖焚蕩官舍民居公居室雖毀而書塾
歸然劫火之外避地來歸命子梁等洒掃文廟脩葺書院
廡宇齋序日與生徒講明脩己治人之道若將終身焉蓋
公前徃聖開來格為已任考之年譜公生於嘉定辛巳九

九日午時卒於至元辛卯正月初三日申時遺言

衣始不尚異教晚年隱居之日多著孝經解易外傳

尚書傳中庸大學註釋凡若干卷刊于家塾公平生得力

以格物為窮理之本以篤行為脩己之要故其教人也讀

書有法物戒有條凡登公之門者皆有用之學時士風不

格而全稱靡惟公之鄉黨衣冠如故皆公之力也公性和

而介官中無物磊落如青天白日天地元氣聚於公之身

渾淪醇厚不見涯涘其接物也不事察而自不可欺人

物壯岸聲如洪鍾至老猶書夜分不寐視世之富貴利達

紛華盛麗也待諸父昆弟子姪悉皆如一待親戚鄉

黨皆盡其情一以至誠及物所以人皆心悅而誠服也嘗

祖謙贈官教郎妣任氏祖謙贈朝散郎妣童氏父銘累
到年直大夫兩淮制置大使司參謀官妣邵氏封太令人
公夢郊氏太令人之姪女也累贈令人理家處已待族御
下皆有法公遂得以等意于學男子三人長梁前太學率
履齋生次煉次志晉儒業女子三人長德純適前備職郎
與為軍無為縣主簿徐啟中以德恭適前武學書齋齋內
舍生項雄飛幼德溫係男二人合孫德係謹上以至元癸
巳二月二十九日乙酉安厝於淳安縣南之安溪長壽司
司馬文正公曰吾與范景仁兄弟也村姓不同而世今懷
昔豈忍使伐木之音寥々亡聞妣按事狀而繫以銘銘曰
獨歎 先朝以儒立國道理最太繼天立極於拱

理皇道久化成觀乎人文理學大明上章揜茂如日
正中九賓臚唱魁首擢公廷策萬言具在國史屹立
朝端稟々奏疏排奸指佞責難謂恭堯仁如天黯直
亦容麾節所臨仁聲義氣經濟之才公輔之器天步
孔艱歸歟石峽著書滿家經傳史冊馳旌之招循墻
以避臣心惟一帝臨無二我之於公志合道同熙明
啓沃相勉報忠公之云亡孰不流涕千里而遙編示
状态不泯其實廼繫以銘刻之金石炳若丹青

蛟峯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歷仕三朝為時名臣宋亡晦迹弗仕
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峯先生如隱者焉在 世祖時

易招遺老以待咨訪詔御史中丞崔或起公於家辭疾不
赴以高壽終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命儒臣判定前史以
鑒觀其得失而有司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不為立傳書
已上而潛與公曾孫道齋適同在史館因得公言行之詳
乃撫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齋俾刻石為所表庸備史
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祖汝翼贈宣毅郎祖
謙贈朝散郎父鎔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太令人公初名
夢魁淳祐十年 理宗臨軒策士覽公所對敷陳鯁亮說
擢為進士第一賜名逢辰故公以君錫為字用例補京官
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寶祐元年召為秘書省正
字升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除知寧國府未

上並以言者罷開慶元年名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居無
何復以言者罷除知婺州以外臺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
未上改知瑞州甫及期亦皆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為司
封郎官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
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三年出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
事徙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五年入權兵部侍郎同脩
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七年知貢奉竣事除吏部侍
郎丁內憂服闋以侍左侍郎名辭不赴自是不復出德祐
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司叅謀官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
書俱以父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閱之官也秘閣脩謨公
之戚也承事郎 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淳安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秉政御筆以雷變
徹樂減饜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為廟堂
監謗之術及兩察官以忤清之去國公亟扣閣上書力言
之且謂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
不能贊之敵國佯遁無以備之貨臣聚斂土木方新顛而
不扶危而不符則其臣而已聞其屢疏丐間留之者愈堅
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時公猶在期集所未官也
上持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州喪師更以捷聞
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聞臣以敗為
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李士院降詔獎諭之豈不
知而受其欺邪抑已知而姑以揜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

急收回御筆以解萬世之議而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
議未暇恤鄰敵笑我何以立國乎公之取怒於似道自此
始理宗在位日夕務總攬權綱政多從中出群儉乘時弄
威福之柄公上疏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蟬蛸之
撼甫節之餒：難度其心平勃之屹：當儲其後又曰天
下有貧州縣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邸第南司貧
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貧至於挾
小才以濟大貪者近親有依憑焉宮中有承受焉左右有
游譽焉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用之曰吾自除
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畿有漕所以
培護根本愛養命脉近年居是官者不過為奄豎輩一大

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偽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令閒暇若以財貨聲色蠹其心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遑遑汲汲求適吾意者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帑庾赤立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何所趣辦何所倚仗乎願斷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兩司不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闕之然後可以救兩司之貧為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為之少輟公復因論邊事屢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人謀人國於江左者莫窘於淮淝而談笑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後容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略陽示後容而陰有

以伐其弊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真暇哉又曰吾有以自謀而不以鄰國之存亡為安危則不修於人吾有以自備而不以敵國之緩急為喜懼則不制於人苟以彼之存者為安緩者為喜萬一隣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贖可嗟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鐵壁我所築者土妖血山彼所築者膏我地為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為之其言切中當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所守上跡極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規模奪浮沙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也於

斯畊於斯教訓於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畊
矣雖堅城閉壁而坐為禁制不得動矣為吾之計當勉塗
淮關盡力以爭浮光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寧
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為吾之計當擇荆之猛
將責以必死之規據守樊襄則北可拒先化南可全江陵
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
決常在此而不在此彼矣識者謂公此疏負活國之良劑朝
廷不能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驗重為之大息焉御史
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
以行中廢嘉之事且抗疏援高育二堅為喻曰何陛下愛
其國不如愛二堅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與孽

擢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
宦官陳蕃實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
官宋中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小人之在君
側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
若外不足憚則無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
惡動矣言尤激烈上覽之不悅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
以臺長用事欲釣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董丞相
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果為大全
所擊而去吳公潛拜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與
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尚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
諭潛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紛潛於榻前自辯上為之

歛容而噤自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
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當屬趙葵
上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廷不
預聞上反以不知邊報為潛罪及真皇臣奏忠王之立人心
所屬潛獨不然奸謀巨測潛遂罷相中外惴惴疑必有
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
獨是之則為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
知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
而進之號呼而進之一雅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
之氣乎上問為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
安中外上乃首肯而榻前款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

似道入相希指論公者章連上矣度宗即位公乃還朝
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為知縣以重其事權專以
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為
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謹見於立朝
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失宜召亂朝廷以江東集事付公聞
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偃旗息鼓而過公笑不
答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密戒能事者訪得亂卒
姓名擒其兇渠逆黨悉置于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於韓
魏公云公於他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
奔迹及將漕江西有獻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
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而止請行賑糶以救民飢乞

蜀和羅以蘇民病有艾妖以左道惑衆鄰郡愚民十百成
群踵門徼福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於
使者也蓋似道柄國十有六年公屏居者十年諫則不
言則不聽而施于有政者又屢之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
羨其際遇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稟卓絕於書
無所不讀而會于理學以為歸宿自為幕職官至秉麾持
節所至以教化為先務暇日輒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
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發之東陽有
好學者創義學迎致公為之師後游者數百人闢人林光
世寅緣宦堅而賜出身及為荆東常平使者首劾公不當
俯就義學之招婺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即家建塾以私

其徒後以後官侍經帷每事啓沃以格君心度宗眷
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石峽書院仍賜手
詔褒寵之江南新附鄉寇獷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
然劫火之餘葺治既完諸生稍集公倡明正道以致知
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時所在士風頽靡公所
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效甚著此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
期於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解一卷易外
傳
卷尚書釋傳
卷中庸大學註釋
卷格物入門
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鍾磊落如青天白日潭
庵靜學不見涯涘觀書至老不廢視紛華盛麗事蔑如也
待諸父昆弟子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朕不為

而自莫能欺公卒于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溪邵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本女三人長適脩職郎無為軍無為縣主簿徐敏中次適武學生項維飛次適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仲子棟季子杰入 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高長州縣學教諭然皆恬于進取不至顯位棟之孫焯之子道壑始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出為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承務郎石峽書院先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真道壑病其痺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居址而新其棟宇弦誦之聲不減於公在時

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榜中進士廷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有攷焉至正十年正月三日年家生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 經筵事黃潛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張起巖 篆額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許有壬書丹 石峽書院蛟峰先生碑像贊 何夢桂 大原孔孟的派朱張忠恕弘毅剛大直方義存出處道繫存亡立言垂訓德久彌光

拜觀 先師蛟峯先生歷仕歲月與平生著述
有感詩 徐持敬

靈蛟久化想儀刑座上春風十載情青史定書名法從白
頭猶有老門生痛心無復江原起病眼相看涕淚橫綠髮
功名好孫子遺言一一賴編成

蛟峯先生詩

方一夔

前代衣冠第一人老來鳴道振遺音勳庸臣子平生志書
易聖賢千古心士頓執經來燕泮各本挾冊售鷄林飛仙
雖去斯文在山閣神光照斗參

石峽書院增田記

學校養士之地理義以養其心廩粟以養其身在易家以
養其家養向也而以飲食需養外也此需之所以次蒙并
田學校之設先王君師天下之道蓋如此石峽書院故侍
讀尚書蛟峯先生方公平居謹道之所公以魁彥師表後
進東南之士多蒙糧從之教雖勤未及於養他日公之子
孫謀諸弟捐田二頃有時以成先志然遠在吳會歲入租
不足贍長此山者率欲興舉往有_其志無其時至大己
酉秋得安邑長愛祖丁承事亦既新縣學增學田矣一日
謁先聖於書院顧瞻久之慨然曰吾將以縣學成規行之
比會庶訪分司僉事吳公舉按部蒞止有作新意應午時
承乏代庖因以為請公即命邑長董其事府檄下亦如之
乃禮諭諸生完工繕脩視昔壯觀士之裕於家者樂以田

入凡若干畝春秋之祀原膳之資脩葺之費胥此焉出多
士隴然屬應午為之記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寄於人
明道以淑人師儒之善教也廣田以養士賢大夫之善政
也士頗用征役身且不暇養况心乎邑大夫能以庠序教
養為心鄉所躡踐者折節而下之鄉所膠削者繼粟而瞻
之意氣感召不令而從為書院立數千百年方來之規意
亦勤矣為士者可不知所以自養乎子程子曰古之人耳
之於樂日之於禮左右起居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之獨
有義理之養心耳遊於斯者必禮研義種耨之以學涵養
其本心以茂明先王之道俾得展其大用顧不偉歟應午
既述其始未併以前山長方梁義士徐洪父以下所助田

租入之數載于碑陰以諭來者永、無忘邑大夫之功至
大三年庚戌正月望日權石峽書院事王應午記

重脩石峽書院記

唐五代之季天下惟有四書院教法未備也自周程張朱
首倡道李而東萊呂氏往復其間商畧考訂殆無餘蘊所
至皆朔書院聚生徒教養皆備大抵張本道理最大一語
烏乎偉哉惟嚴陵石峽書院故尚書蛟峰方公閒居私淑
之所也咸淳辛未公侍讀經闈嘗被贊書有曰近進士一
科文章盛而古意衰鄉以儒碩荆家塾以程朱之學泚其
徒 朕甚嘉之賜名石峽書院刻之堅珉列于學宮
皇元 混一以來崇儒重道形于播告至元戊寅泚

西按察僉事夾谷之奇聿至嚴陵以書院中更多故漸至
頽圯命公之子梁為山長任其經理於是所當興脩者次
第為之古意復振書院悉用武夷規模置居仁由義復禮
近智四齋每旦籤講略說大義長喻是正之正錄明辯之
具有程課如六經三史通鑑綱目近思錄通書西銘之類
並令通習而東序西序各有揭示二十年間備殫勤瘁後
之代者視如傳舍教弛而學幾廢至大己酉淳安邑長愛
祖丁為人廉能以新學校為己任適廉訪僉事吳公卒相
繼起按輿念斯文俾董脩李事於是廟貌齊宇丹雘相輝
過者色然莫不起敬如增李田造祭器新聖師從祀像皆
力也今之俗吏視教化為不切而淳之長官能於此乎

用心是誠可書予得已於言乎夫學所以傳道受業解惑
也苟所傳所受不本於正必流為佛老為刑名為功利李
非吾儒之李矣雖欲難疑問答求以正之其惑也滋甚後
有作者必當開示塗轍使之一出於正撤其蔽而祛其所
甚惑庶幾無愧菁莪樂育人材之心允澤朋友講習之義
大李正心誠意之道承李之士與方氏子若孫實嘉賴之
至大庚戌中秋後十日陵陽牟獻記

立蛟峰先生塑像記

徐持敬

至順三年冬十月朔故侍讀尚書蛟峰先生方公塑像成
諸生徐持敬以下四十二人乃舍菜以告曰先生以幅巾
深衣像帶緣如爵諭者每謂宋三百年而此郡山川之靈

磅礴塊北僅先生一人出狀元高科者蓋天下無與為比
此是為先生榮然未知先生剛直之氣不附時相歸荆書
院一以教李為事直與白鹿洞同一氣象發明子未子義
理之李其功至今百餘年且不廢進士人品蓋所不論李
者來登先生堂誦先生書峽山蒼然峽水冷然與道為體
仰之瞻之自有得見先生於目睫間者塑像之設此其立
畏之一端耳舊先生有石刻立像今始為塑坐像於是直
李應珪適攝院事掌移縣葺殿堂齊序既備新作樞星門
縣長索羅來任其事繼而令尹劉彭壽簿徐不花相與獎
成之惟先生尚其有光於斯文俾諸生益開其志於遠者
大者禮成乃丹書刻于石以昭成典贊曰峽山之秀西挾

紫陽以聯其峩峩水之長東會新安以同其波聖賢之澤
有如元氣渾然太和仰瞻先生百世之下不屈不阿

立塑像祭文

徐持敬

惟正氣蟠薄天地間公得之而生自魁天下而為名法從
其耿々不死者空山林下今猶若見之爰立肖像所以立
人心之畏也斯文之重百世是依敢告

山房先生外集卷之四

賀山房先生得孫

方士夔

晚節歸來綠野堂傳家衣鉢付諸郎喜存千載古壘洗初
聽九苞雛鳳鳳春早桐枝新擢秀日長棣萼騰流芳公家
好事聯翩在首寄篇詩馮弄璋

賀山房先生得宣命

盧可菴

自從驄馬到清溪淨洗江山絕點埃霜月高擎隨地轉春
風吹喜自天來皇華禮遣榮花縣宣命恩濃出栢臺海內
蒼生望霖雨廟堂正要棟梁材

贈山房先生得宣命

何昭德

飛鳳翔：下九閭先生出處重斯文不將鍾鼎易朱紱要



老桐山守白雲處士一生純是晉逸民千古尚為殷皇家
恩意如天大定把三峰乞與君

賀山房先生入新居

方一夔

紫陽從西來孤峰望吳越自昔有佳人高蹈造理窟雉山
走其下清泚鬱未發吾宗紫陽民秀挺鸞鳳骨家李印大
程南北斗柄揭邇來卜新居住佳氣渺葱鬱天香生桂蘭野
性老薇蕨嬉戲獨樂園翛然立清絕我來坐庭隅幽草澹
風月圖書有真趣為指掌中訣

奉謝山房先生

古杭趙春洲

驛騎臨門意澹然肯將鍾鼎換林泉碧雲遙望半千里白
髮驚嗟十五年鴈挾西風歸楚塞潮隨暮雨泪吳天拙吟

不是公題品安得山人姓字傳

石峽書院山房先生碑像贊

金春玉應絕學是續派宗紫陽規循白鹿以身衛道障川
田瀾大節無虧進退可觀

輓山房先生

何夢桂

東壁無光夜隕星為公痛哭淚沾襟才高不竟平生志身
死空留萬古心聽曲誰能歌白雪知音徒擬鑄黃金傷嗟
遲暮適吾道恨不相從九地深

又

病入膏肓藥砭難綿、相憶勸加餐擊姦曾籍青萍劍報
德慙無白玉盤樹檟未成年歲暮枯桑猶在海風寒平生

書至將盈篋泪洒長箋不忍看

祭山房先生文

何夢桂

士生天地間要不偶然蓋有數存其盛衰關乎時運消長
係乎斯文是皆非人之所能為而委命於天者為之吾固
嘗歷數一代之人物上下十數年間凋謝殆盡而奄如
木之遭霜落如星之向晨豈果時之不齊而斯文將至
於夷泯鄉之碩德偉望今幾何人如吾山房先生者才有
用而位不滿卒未盡試而志不克伸蹇迺迴乎吾道而
重以多故之憂殷鷄呼起而偶值夫龍蛇之厄辰天之
降喪吾是以傷夫折足之廢并追惟疇昔每握手論議至於
書問之相聞惟長吁太息為之高目而眉顰患難相救骨

肉弟昆惟氣同而志合故情至而義敦嗟茲交道匪直旦
暮不知者謂近託乎婚姻今遽如許吾誰與親天不憖遺
一老後死者何足與於斯道而復嗟夫歲月之流駛世故之
驚奔靜言寤辯不可重凍疾不及省計不及奔痼於衰病
負咎奚云緘辭絮酒老淚盈襟寄此情血天地鬼神



右蛟峰方先生文集八卷自一至七先生之文其五世從孫淵字文淵所集其八先生之弟山房先生之文其六世從孫輔字廷臣所集而併刻於七世從孫中字大本其板則大本之子天雨字濟甫藏之家塾文淵嘗屬拱辰序之大本又屬翰林錢先生吏部夏先生序之於

前閣老陳先生識之於後皆若干年矣
江津陳君渭以弘治己未進士來知縣事
閱其板殘缺者多命工補刻既完又屬
拱辰識之餘素摹印以傳君懋修實學
雅好古文蘊之而為通才施之而為善
政此可見焉妙年造詣有如此者他日
所就豈可量哉文淵由太學授鳳陽之

蒙城知縣廷臣初給事兵科大本後歷
官河南道監察御史貴州按察副使濟
甫今主南京工部營繕司事廷臣濟甫
出身與大本同因附見之其見於集中
者悉不重出云後四十有三年癸亥夏
四月晦前四日
南京工部尚書致仕

進階榮祿大天八十有七翁拱辰謹跋

